



門 九 五
號 3161

124
3161

新念圖書
九
月
廿
五
日
印

南汎錄序

昔韓昌黎作文訓鰐魚而鰐魚遠跡陳文惠則捕而

戮之岡本子省所部訴狼為害子省乃作詩諭狼狼

不復為害

詩曰毛屬蕃生國土恩住山何得害人羽
民拆看狼字是良犬諭汝從今知愛人

倉士乾命吏民鳥銃從事狼亦逃匿獲蒼狼三
白狼一東西

萬里古今千載而事合符契寔近代之美譚也夫倉

岡二子俱以才學擢為守土官其政術宜同而或文

或武各殊其趨若是蓋子省所管轄信野之地山岫

圍繞無有外虞絃歌以治之而足矣房總地瀕大海

與都城接近所屬七島星列在外而隔絕各百里餘

(5)

前後不能救應況島之內外為諸蕃出沒要路苟非明達控制守備之道者不能堪其職也士乾之任如此宜矣其平常所脩尚武而不專于文也又宜矣其政術與子省夙然不同也然以海路險遠前官率不為意又未敢親蹈其土士乾此行殆死者屢次世之好議論者或詆以垂堂之言孰知士乾忘身憂國之深一披此卷則不辨而晰焉若夫寫景勝採方言周詳爛煥極可愛翫則於士乾蓋餘事耳殺狼之事與巡視之舉相表裏故於序斯編也時並揭之天保己亥清明後三日鎮西藤直與撰

序

今大君御世之二年發數使巡視畿道諸國而七島之斗在伊豆國海中者適係羽倉明府所管明府亦蒙旨巡視維莫之春艤船幕南砲洲西南抵大島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又西南抵利島三十四度三新島三十四度七分半又東南抵三宅島三十四度廿三分半神集島三十四度又東南抵三宅島三十四度五分又南過三倉島又南如東抵八丈島三十三度四晦朔卒事復命每島問俗政事之暇日記風土氣候習俗物產以至海中所遇風潮逆順澄清崩騰可喜可愕之狀定為南汎錄繕寫既訖自古畿道諸國

有風土之記輜軒之書名勝古迹之志以及邊徼裔夷之境日上鈔輒而古書之存者無幾况至此六七小島之在大瀛海中非流配遷謫之徒莫可徃者乎但及天正以還遙管七島者幾十尹而其人徃徃惟知收貢稅而已故別無記載足徵信者明府博物能文章尤深史學故其所記錄詳略有體鋪叙分明使讀之者非流配非遷謫而如目睹而足履其地者快矣明府忠信明斷尤悉心於理訟以爲聖王以民情爲田也訟而見塞民情不達而怨怒起怨怒起而民離散民離散則田汙萊而租賦耗矣以我爲主稅吏

乎吾先脩其本也故自非朝參日早粥方訖日手一卷出坐廳事民持訟牒入即時決遣故民情不塞而廳無留事矣如是錄所云水之大者何病過清及如豐島忠松暴斂溺死如子規鳥頓臆頓癡有味哉其言也可以相其立品也明府好撰述所著十餘種在駿府任時撰不盡山志山在其管內故能得其要領與是錄同足以信今而傳後審矣一時畿道輜軒之書能有駕是錄而出者乎無也余居空山不與輜軒諸君相知而得讀明府所記以爲近世實錄乃喜而序之天保己亥歲清明後一日益城松崎復撰

題南汎錄後

四海同唱卿雲詞明良喜起信此時朝陽鳴鳳聞
尤早幽谷棲禽遷不遲羽公久勞州郡職一旦擢爲獻
納司頭著貂蟬口雞舌嘉謀密猷誰得知書來相報
榮逸事併貽舊著遠遊記汾河浮海極邊隅觀俗省
風搜殊異博望西域徒開端相如南夷却生累紛紛
遊涉何足論若公壯遊古無二七島碁峙天一方地
脈絕不通扶桑唯見放流禦魑魅未聞安撫遣循良
紅蝦晚簇迴潮赤碧魚朝泛出日蒼虛空吼處牛爲
鷓林木嘯時鼠變狼要荒本不設防禦覲寧無啓

戎虜誰以兵備教島氓公自竒材兼文武篝燈高揭
嚴嘹哨銃手齊陳整部伍巨炮纔試萬雷轟鵬雲降
落鯨濤怒就中一事駭我魂颺風徃徃歟乾坤王勃
幸不溺閩海屈平再得入修門今日玉堂醉仙醞錦
袍暖處飽君恩往事回頭成春夢空餘衣上舊潮
痕我懷君子亂心曲偶值佳篇一刮目維時秋陽欲
鏢金披襟坐讀南汎錄忽覺海氛來襲人全身栗栗
膚生粟公唯勿忘禱神時必有 晃山介景福
壬寅孟秋廣瀨建



南汎錄

蓬翁用九

天保丁酉歲臘月六日得報差巡視伊豆七島寒候
多颶擬俟春季開帆至戊戌歲二月晦牙辭閣老傳
命賜時服二襲羽織一領中金四十枚三月十七日
拜辭東叡烈祖廟又五日告先墓又五日上辰發
賜邸前夕大雨餘霏簾纖儻從皆被油衣至炮洲望
海樓靜山君松浦老侯先在欸待甚洽驢張弓一副以國
歌一首荒武幾士延八丈心母顯禮底上午陞舟課船來
集牽過殿山下海天霽開見船上旗帶南指先是南

風日扇至此乍轉東北展帆出品海風緊帆飽舟駛
箭迅比暮入浦賀港州相距都百八十里

二十九日阻風訪府尹方賴旁暮還舟是月小建

四月朔壬寅平旦出港西上諸船銜艦齊發未數里
余舟獨先官舫輕犀可知過仙太岬客夏蠻船偷泊
處也又二十里帆作懶態度不能達大島遂泊三崎
即海峽也北曰三崎南曰城島相距里許多碇舸乘
哨船如三崎旋棹上城島麥壠彌望有嘹哨浦賀鎮
所置又有篝臺銅蓋銅柱歲費柴楨八萬束云薄暮
歸船漁人來賣版魚聶繪雪白日食亦美

初二日平旦開洋十餘里雲霧斂始見大島其最
高處爲三原山硫煙雲騰較肥之阿蘇更盛又可百
里見海豚成隊出沒如累拜不已者日昃抵大島東
邊島舸來牽傍島南入波浮港紺崖却立中開一鑿
么鮮蝗飛映日甚美診古記港原一大池元祿年海
嘯岸圻遂與海合港口隘淺潮退不通巨舶故來泊
者綦尠港頭柯屋落落闐寂之狀若造異境島吏藤
井政來候

初三日早視港口炮碕西行十里抵差木地亦有炮
碕觀土人驕騎馳山阪趨捷可愕飯已騎而上三原

山島馬小而蹄堅，便於涉險。上十許里，箐盡。災石磊磊，或作羆犀雞蟲之狀，不復通輪蹄。乃步而上。有野羊數隻，追蹤而來，相近凝立。乍還，馭走。政曰：初官放牝牡二隻，歲滋今及千許。又十數盤，得少平處。過此峭拔如削，硫煙下覆，咫尺難辨。手行數町，始抵山巔。巔有大坎，硫煙翁出。是曰火原。坎口沙熱，不可久竚。命晉吉描取稷槩乃下。每步沙石流下，不能自止。瞥間達原路。是日風緊，煙氣下覆。從人有咽而咯血者。視野增炮礮，抵藤井氏。先行者已難燭待矣。疲虜甚，殮浴財畢即寐。

初四日召飢氓，人與斗米。孀婦吉舍年九十五，與金二方。

初五日召邑吏，申誠備禦事宜。閱炮手打銃，姿制稱法。而中靶綦渺，乃給火藥、鉛子、火繩等物，兼除打獵之禁，欲精其技也。申下飛蠓、春簷，夜雨。初六日早巡視島北，路低筱高，四望皆礙。至斜谷，瀑頭水絕。科樹生香蕈，徑尺。下瀑底，陰涼愈佳。然多木蛭，小憇乃行。抵泉津，草戶落落，風氣最淳。聞天明，巡按使來，民始開頂去鬚，規髮方竹，尤堪歎惜。出海濱視炮礮，其北烏崑削立，左折如岡田。視炮礮，乘舸經

風拜山下。銃海鷗。抵碁子濱。石子黝而匾。故名。舍舟
踰千賀岬。過天神原。多野馬。雉子亂响。夕陽在松。如
行畫圖中。比暮歸舍。

初七日潮音寺僧來候。晚食鹹草。芳脆無倫。

初八日拜吉谷神祠。古桂數株。圍皆合抱。又見山櫻
紫實。指頭大。十日前過殿山下。櫻花如雪。而此地子
熟可食。氣候相懸如此。夜雨。

初九日潮音寺僧贈木假山。質堅而黝。峰穎洞邃。若
出鬼製。比日感冒。手調桂葛。索生薑不得。聞島人瘵
疾。惟用刺鍼。無服藥餌者。畢日風雨。

初十日島事已了。下令明日開洋。新島衙吏道英來
候。英儀觀瓌。梧有材幹。島中不易得者。初更與實甫
步月中庭。屋上霞紅。訊之曰。三原山硫焰。冥夜愈甚。
是日立夏。

十一日早發藤井氏。途銃鼠狼。島多鼠狼。善魅人。當
午抵波浮港。天陰風候不便。宿漾碧堂。旁暮雨至。
十二日阻風。早間見婦女戴水桶過舍下。始知垂髻
腦後。乃僂戴水也。午晴小舟如港西。陡崖百尺。樹卉
皆懸生。下有竇泉。緣石注港。義卿汲泉。淪茗。實甫賦
短古二篇。亦征途一適矣。

十三日清旦出港。潮色澄青。舟人以為鯉候。已列達新島。沙瑩如雪。島中兩山却立。北曰宮冢。南曰向山。其間坦敞。民居碁布。籬整茨潔。邑盡有衙府。甃砌巍峩。及前諦視。皆浮石也。石出向山。質輕脆。故運伐甚便。向晚寺鐘報籌。出都始聞。偶軫羈旅之嘆。十四日如炮場。閱銃手如大島例。拜土地廟。多藥卉。還觀叶山大悲祠。下沸泉。此日鯉魚上釣。乃仿島俗。藁火薄燂。聶而食之。絕佳。島出鯉脯尤盛。為貿易首貨。故初獲者先供土地廟。而後得頒之。遣舟碇式寧之宿浦。神集衙吏松保養來候。

十五日小舟如宿浦。繫舟謁山神祠。屋壁皆用浮石。穿筍二百步出東邊。竒崑臚峙。其鷺鷥群栖曰鷺栖崑。喬松孤挺曰獨松崑。頂坳瀦潮曰天池崑。躑躅幔生。有洞通潮汐曰潮穿崑。洞中見三宅於東南之際。是為嶼中最勝區。潮穿之南。海際有湯泉。瑩徹効於瘡疥。一浴取涼。閱古記。式寧原接本島。一歲海哨中斷為二。所謂潮穿獨松。當時所洗出也。嶼有三十一灣。灣皆可漁可泊。故東風則漁西灣。西風則漁東灣。島人目為寶庫。旋艦如地內嶼。嶼小而高。多青茅。異禽穴栖。狀小鷓鴣。喙鉤利。而頂有白點。其肉色味類

經魚故曰經鳥。適值嫗卵。舟人手獲數隻。是日波恬如熨。其繫舟式寧。沙白崑青。澄徹五六丈。頽視水族極饒。盤旋藻間。如得其所者。語曰。水至清則無魚。蓋謂谿澗細流。不生水族者也。是所謂小丈夫之清耳。若其積之大也。汪洋浩瀚。浮動天地。龍鼉蝦蛭。何所不有。而又奚病過清哉。

十六日早巡視山北。經宮冢。過房山。房山特秀。樹皆百圍。撐天蔽日。其下苔厚寸許。履之水出。寒冽刺骨。土人傳爲神臯。不聽笑語。下猿猴。仄路仄藤。牽石齧。移步甚艱。飯於若鄉。喚舟由海路還。適會風潮俱順。

棹夫枕藉。鼾睡如雷。俄頃還衙府。衙府東向。旣全受月。天色如拭。冰輪極圓。蓋望正在今夕也。

十七日上辰。小舟如利島。島無尺坪。峯穎麓張。如提網狀。饒柞樹科樹。山茶。民居山半。無井。戶戶置甕貯樹溜。故富戶多有經年雨水。飲之微臭。飯海岸寺。召飢氓人與斗米。未刻旋艫。過鷓苦。海面赭色。舟人云赤潮至。掬視蠕動。指間蓋么蝦也。申刻還新島。

十八日召流徒。申誠令條。晚食鹽鱈。輕膩適口。十九日銃牛。鴿鳥黑。聲似牛。嗥故名。炙食多膩。乃毳鴿毛。擲空銃之。三發二中。余少時無虛銃。今否。

二十日游衙西長榮寺。紫藤花謝。有鐘前尹柑裕之所檀施。流人來島。例宿此寺一夕。咸奉法華宗。謂之截念珠。島俗日再上墓。帚痕如描。父母死喪次四月。淳厚可嘉。召飢氓人與斗米。下令明旦如神集。

二十一日早間重霧四塞。待霽陞舟。風候不便。乃令輕舸八隻。排列牽之。每舸八枝。櫓駛甚。余居中倉屋。低可坐。不可起。乃取陶枕臥讀韓文。午際入神集之神磯。白沙晶瑩。狀同新島。或云島根相連。想當然爾。邑口有衙舍隘。乃館松氏。

二十二日早如炮場。閱島人打銃如初。午後小舟巡視島西。沿途崑色月白。皴有如方罨者。有如花卉或虬蛟。海光盪映。變幻無極。而其尤奇者曰沼灣。左右崑削十許丈。口窄內寬。緩棹入之。乍左乍右。凡百許步。灣窮乃登崑南望。軒波轂轉。拋雪千里。而灣內恬碧如一。沼池水族極饒。余貪看忘歸。舟人告風緊。乃旋艫謁土地廟。茅茨修潔。包鑲皆用鑰石。庭除顯敞。有異樹。其根拔地而出。枝覆數畝。閱島記。每歲正月廿四。南海之神集會於此。蓋島名所自。又曰。是日至翌午時。家家禁聲。禁火。其法甚嚴。飯舍賑飢氓米十包。孀婦阿龜年九十三。與金二方。耘夫兵吉有至性。

特與米一包金二兩賞之。

二十三日下卯發松氏上神磯。磯海濱一巨崑橫皴如描有龍祠。此間海不甚深。底崑作青色。底沙作碧色。沙崑錯雜如描。而饒刺螺。蓋竒拔之狀不及沼灣。而明媚之態過之。已出神磯。牽舸爭進。每舸一人立舟頭。揮麾大呼。左右撓手。額俯於潮。項仰於舳。陵波擘浪。矯矯如游龍。南島皆善操舟。然無若神集。其人身長顴高。狡而多力。船亦堅好。故蹈海若蹈地。日漁百餘里外。浦賀人目曰海雀。有以午際還新島。二十四日長榮寺饋筍。細長六七尺。試食甚脆。入夜

雷雨。掣電絳松。

二十五日如羽伏浦觀日出。雲橫海端。不見紫昱。步潮際而南。有島嘴斷而特起。是曰半嶼。滿山被樹。紺翠如沐。島人傳為神區。不聽躋攀也。歸路銃野雉。會聞吹螺報。便風。差午小舸如式。寧官舫已起碇待矣。至則放洋。數里見嶼南大房崑。出水四十尺。狀如覆鐘。有洞通潮。又五十里看神集之祇苗嶼。亦有崑窾。比大房更。大無幾。風潮相逆。舟搖兀不已。器物悉覆。從人有暈嘔者。申後抵三宅館。島吏筱氏。島無港澳。發丁舁船置積上。燂洗舟底。

二十六日閱銃手戒流徒皆如初。先是島多爭訟。胥
係流人滿海。撩撥略訊一過。命繫獄海。年五十。姣美
如玉。寔妖禿也。是日鯉魚大至。伊谷一邨。所獲不下
千頭。入夜漁火星布。又文鷄魚也。實甫賃舟往觀。亦
義數尾而還。

二十七日平明巡視島南。過城山。山饒壽木。傳爲鎮
西八郎舊墟。銃朱鷺。憇阿古邨。謁富賀祠。還出渦濱。
乘舟過伊麻岬。岬一鳥崑。橫排百餘步。上平如鏡。根
多嵌孔。過岬抵城山下。觀湯泉。泉効於打蕩海。獺被
傷來浴於此。云晡後歸舍。

二十八日早巡視島北。過雄山。西麓榛篠緻密。多畫
眉鳥。至伊豆邨。查檢義倉。左折入陁。樹藤晝暗。可百
步。途窮有藥王祠。像高二尺。月面蓮眸。具慈愍相。日
旰抵神著。憇島吏壬生晴家。晴三島神裔。家有斬蛇
劍。其事綦怪。然島多蜥蜴。而無蛇虺。亦異。晴請亭名。
書翕藍二字與之。詣觀音閣。壁上風雷二神。流人英
一蝶所描。乘舟釜底浦。如坪田。視炮礮。還至釜岬。南
風滋緊。舍舟登陸。飯伊谷。
二十九日推問滿海。取服辨。
晦日際昏出海濱。試火箭。

閏月朔壬申。賑本島及三倉飢氓米三十五包。農夫源次年九十四與金二方。三倉地瘠。唯以黃楊爲命。通者黃楊價低。故有飢者。又聞島不聽異變。故多鰥寡。此敝俗也。開諭止之。是日實甫登雄山。歛昏歸舍。曰八成而上。純崑崑多罅隙。投石久之。如聞水聲。又有乙未六年保火坑。尚見縷煙。

初二日小舟觀島南三崑。出水千尺。狀類豎刀。曰子安根。海中巨崑俗呼曰根方而多級。如累算子。曰巨根。銳而赭色。四洞相通。中作午道。曰海老根。此日海恬。舟過洞內。艫韻作鐘磬音。三崑呼曰三本岳。又曰大乃原。百

餘里外望之。鼎峙洋中。南海行舟視爲標準。崑饒海獺。見舟驚竄。鳴水底。聲如裂帛。乃登巨根。開行厨。獺臙漆黑。日炙臭甚。旣而風起。乃還。

初三日四無纖雲。西北望豆山。如萍如薺。見富岳於其上。不啻故人也。比日夕陽火赤。岳雪作珊瑚色。下。令明日巡視三倉。

初四日早減人從。分載小舟。過伊麻岬。風轉西南。潮行亦惡。比暮望島可五里。而戕颺吼發。斷緯卷篷。舟皆簸盪。四散不知在亡。不遑起檣。棹頭揭帆。聽其所之。暴瀾駕蓬。蓬雷如瀑。舟人岸水去之。旋刮旋入。闔

船疲極。怔忡無措。斷髻唱法華經名。余亦分死。默禱
晃山曰。臣奉命巡視。不幸遭風暴。微軀不足惜。唯
恐使臣淹死。寔爲幕廷之耻。願使臣得畢事。復命
而後死。毫非所恨。半夜風雖少平。餘勢尚盪。
初五日昧爽。四顧浩淼。唯見八丈島於申位。蓋畢夕
踔三百許里矣。此時風轉東南。展帆俵三宅。舟楫生
翼。行數十里。日出海中。然隨舟身昂低。乍見乍隱。不
類山頭所觀也。又百餘里。覩覆舟上有人。懸絙拯之。
則岡義肇大內利及棹夫宗仁。愛信四名也。信憊甚。
瞠目不語。遂死蓬底。申刻抵三宅東邊。島舸來集。牽

至伊谷。上燈餘舟繼至。點視失從者二名。棹夫三名。
而實甫亦在數中。痛豈可言哉。實甫名信號。寒綠。會
津人。狀貌古怪。如金剛神。精經史。又善鐵槍。性嗜酒。
醉後每吟文山正氣歌。自少好遊。東入蝦夷。西極肥
薩。名嵩巨浸。搜討殆盡。巡島命下。踊躍請從。其如
利島如式寧。每必同舟唱和。而昨適在別舟。則有此
變。時年五十一。聞舟覆七次。實甫西游出。先是灸艾
魚際。云雙臂麻痺。是日風緊濤暴。加有不仁處。其能
免乎。更闌寢不寐。燈火忽作爆竹聲。
初六日如炮場打銃。見舍後山半煙焰。亘天。蓋焚箐

關白田也

初七日畢夕甚雨。

初八日雨止。與義卿步海濱。崖頭飛泉。雨後甚壯。而為勁颺所捲去。昇散半空。更為奇觀。

初九日風得順。移時歇。下令明日開帆。是日命徒滿海於阿古邨。

初十日早昇舟下海。差午開洋。抵三崑東。風老潮壯。東流數十里。際昏。舶司上舵樓。熱蓬投海中。不知何謂。斯時觸下水深齊膝。舟人大駭。設機刮水。槽抽如瀑。一夕三刮。僅得無虞。先是曝船旬餘。故有此變。

十一日平明。船在三宅東百餘里。風恬帆直。未刻東南風作。旋舵指大島。遭碧魚群逐。海鯁闊百許步。海面增高。其饒可知。初更入波浮港。昔日陞舟時。錨紐乍斷。眾僉惡之。果然半途回棹。

十二日在波浮港。茹縫補帆。

十三日始得便風。然港口濤高。不能牽出。

十四日濤高如昨。入夜雨。江都有信。子省書曰。連宵夢余。事與三倉遭厄。日時恰合。亦異。

十五日早間微雨。既霽。東南風起。下午開操。十許里見颺母於東南。既而風候屢變。濤湧若山。回顧大島。

條見條沒。掀盪殊甚。然慣習之久。從人無復船暈者。
午夜便風復作。與從者上舫樓。孤月點空。涼爽如秋。
十六日寅刻。北風愈猛。帆腹毳張。過神集三宅諸島。
右三崑。並三倉而南。馳五六十里。正西望伊南波崑。
雄偉匹三崑。映日作月白色。又八九十里。始見八丈
之西山。孤峰擎天。酷肖不盡。此間潮行迅激。洋中最
險處也。舟人投茶鐘於海中。云供虎政郎君。虎政鎮
又二百許里。島樹可辨。而風候遽變。寸進尺退。漸遠
八丈。島人舉燧為號。然海際濤高。不能出牽舸。申後
東南風作。斜日如朱。颺母復見東南。計川直未險東

十七日東白。舟在島西百餘里。無幾雨至。風潮俱惡。
差午低帆北踔。薄暮經伊南波。指三崑。風雨滋猛。濤
上駕濤。激復滌澗。檣竿傾撓。帆架時掬潮水。舫屋毀
損。隙漏如雷。懸燈盡滅。量可二更。暴濤入自舵門。打
壞閃板。舟人皆在船樓。命從者刮水。

十八日平旦。船在大島東南百餘里。雨歇風轉正南。
行八九十里。檣板漂潮。知上國運船有鬆艙者。晌午
抵相之三崎。停泊。蓋十二時。馳九百餘里矣。土人饋
巨鯛。賀其無恙。曰。昨多覆舟。余傳島抵三宅。謂無隻
帆。不可至之地。及過三崑。始知南洋險惡。非單面好

風則不可開駛。晚晴，奴利吉亡命。

十九日南風如昨。仰看岳蓮甚近。上光念寺浴湯。問三浦氏墟，不分明。蕎麥有名。試食頗佳。旁暮還舟。初夏又風。波濤薄船。鏜鏘有聲。舟人增二纜。

二十日南風愈大。辰後雨。晡霽。睹土人驅疫。縛草人於舟中。鼓噪如港口。投之海中。時有買醋回者。失足墮海。而及涌出。指塞堰口。不入潮水。舟人習水如此。二十一日始得北風。向辰開操。右看榎島。屹如巨艦。下午抵波浮港。又宿漾碧堂。鯪魚秤水。宛如蝨斯。是日入梅。

二十二日辰刻出港。居新島風歇。遂泊式寧之野蟲灣。灣多豹腳。初用蚊幃。口占二首。薄暮蚊雷四面圍。糊封舊帳劣支持。中安一榻先生卧。笑比晉陽懸釜時。半夜方知賊傳埤。一枝紙炬殺無遺。我防蚊子如防虜。來者殲之去不追。

二十三日午後開操。行五十里。風歇。此間海淺。波頭觚稜如稠灘。然入夜天默黑。潮光礮礮。亦足駭目。

二十四日黎明。船在神集島南十餘里。禺中雨至。島舸來集。牽入神磯。再館松氏。

二十五日下午乘小舟觀筍崑帽崑。至恩馳。恩馳者

尤大。周里餘有石磯。海獺群栖。膩滑難步。乃著釘鞋。與從者銳之。洞口有乳者。悲號不去。命縱之。下申風起。仄帆而還。夜雨。

二十六日。差午霽。鴉噪屋上。睹青蛇丈餘。穿茨去。二十七日。爛晴。下午取路。涸澗上天井山。沙曠石暍。熱甚。里餘。左折入箐。路乍險窄。頭踵相接。凡三憇。始抵觀音祠。倦極。乃卧祠中。養力。又上。百餘步。箐盡。衆巒在下。山風褰袂。差覺涼蘇。又數十盤。始抵山巔。巔曠多野牛。樹多松柞。躑躅皆貼崑黏沙。高無三尺。蓋以日夕風高也。中央有小池。池中疊石。龕阿遮羅銅

象。池東陡絕。而有一峰聳起。脚下是曰梳山。全峯白沙。橫皴如刻。層層千萬。稠類蟬肚。先是舟中望。疑積雪者是也。踞砥崑。架鏡望西南。百餘里外。露礁簇豎。義曰。是爲錢嶼。東西運舸至此。無有脫者。移鏡東南。乃見三山鼎峙。是爲八丈之西山。東山小島。頃之山雲來遮。還現西北諸勝。乃令晉吉描取。圖成煙嵐四封。恰如梨園撒帷。萬象寂然。蓋山靈供觀。自有次第。而又不聽他貪看也。還至池西。聞海獺呦呦。山巔與恩馳相距數十里。而聲如在耳邊。山險登路多折。每折一憇。而下路繩直。彈指至觀音祠。申刻。飯舍。館人

進瓊脂。玉光堆盤。尤宜解渴。瓊脂島出絕佳。舶送島館。歲不下數千包。

二十八日詣土地廟。禱三日好風。

二十九日夜來西南風急。舫司白磯不宜繫泊。未刻起旋。旁暮抵武寧之野蟲灣外。兩來風逆。舟人載頭。錨哨船。拋之灣口。船上挽纜至拋碇處。至則拔碇。又拋之。如此數四。遂入灣中。既而風雨益暴。增二纜。是月小建。

五月朔辛丑。清晨道英乘船來迎。共上灣角日和山。頂有砥嵒刻方位。繫泊者上山覘風故名。下山如潮。穿嵒適會潮生。嵒之砥平者。全沒無踪。而其特起者。或拱或俯。宛如鬼使者自水府涌出。來而迎我者。較前次所見。更覺新奇。還至大浦。楊梅正熟。摘食甚美。有嵒洞穿腹出背。俯視潮汛。湫疾。偶見巨魚脊。遂乘小舟入島衙。

初二日漁人獲螭龜。甲厚尺餘。重七百斤。徹宵風雨。初三日雨止。東北風作。小舟如野蟲灣。上午放洋。際昏抵三嵒。風候乍變。漸退見三宅。號火依稀。

初四日平明船在新島之半嶼。東二十里。側帆欲過嶼。抵島西。不可得。乃旋舵東還。復徠半嶼。如是三次。

劣能過之。拋砭地內嶼。又入島衙。是日風潮俱惡。非司舵莊善操。則北飄相地矣。莊新島人嗜酒放肆。然每遭險。闔船靠焉。投暮雨至。初更風轉東北。雨勢益猛。衙松有摧折者。

初五日比曉風歇雨止。浴菖蒲湯。望闕行禮。未刻東北風作。無幾歇。英云端五左右例有東北風。島人呼曰菖蒲颯。申後上日山觀夕陽。山雖小宜眺矚。島船開洋。送者登山望之。故俚歌曰。登日山兮望郎船。波濤恬兮舟楫儼。歸途看島婦女詣里社。紅紬帕首。風氣尤古。地內嶼不宜泊舟。遣船泊式寧。

初六日復風復作。小舟如式寧。下午開洋。初更過三崑。風轉正北。駕駛儼甚。

初七日黎明。船在三倉島南百餘里。辰後風轉正東。與潮路相逆。舟行甚緩。有鹿鯊長丈餘。見船側。沙光星耀。不甚畏人。下午風候愈惡。旋舵北颿。復抵三倉西南。夜參半。陰霧翳塞。船停如膠。從者告髣髴見人影於船側。出舫視之。冰消無踪。風送淒雨。舟行如故。初八日煞更。風轉東北。復指八丈。相距百餘里。雨來風候倏變。此時舵樓毀壞。舫中戴笠而坐。西流可百里。半夜風轉西北。復指八丈。

初九日黎明。船在島北五十里許。無幾風轉正西。舟人下帆欲趁潮抵八丈。而西風加緊。檣竿撼兀。屢欲覆壓。乃復挂帆東踔。縱其攸逝。際明聞蛩聲於柁左。船司云。左吉右凶。

初十日黎明。船在島東二百餘里。適是客月初四所飄流處。辰後風息雨來。此時舟中乏飲。乃貯雨水。上午見雲柱於艮位。舟人云。龍挂。少焉東風大作。旗帶西指。展帆復俵八丈。鷁首劈潮。淙淙有聲。唯見泡沫卻走甚箭。蓋非泡沫卻走。而舟行儼疾也。旁暮梅霧濃漲。舫司白。距島計不過四五十里。船駛太甚。恐有

沖擣之虞。乃低帆而馳。初更乍到。西山。下急遽轉柁。傍山而北。旋泊島西荷浦。是日風潮俱順。故雖濤暴雨狠。舟行極平。不妨寫字也。究竟世事皆類之。蓋此役也。每遭險危。輒有發明矣。

十一日黎明。島舸蜩集。牽抵八重根。汜隘。左右僻豎。船已貼岸。架版出行李。沿路崑嶽遍生。景狀殊異。日旰入大賀鄉衙府。衙吏高橋定等。以次謁見。衙方五十三弓。環以石垣。前對一峯。峯骨虬露。庭有熊竹。蘭高丈餘。白葩紅葉。鮮妍可愛。花南爲義倉。倉東爲炮場。其北桂樹成林。皆交趾種。又有蒲葵一株。綠葉

蔽天葉間花拆如綴黃珠香聞百武外饒倉庚盡日
亂啼點燈乃臥洋中不能成寐是夜熟眠

十二日鴉啼如嘔未起先知爛晴始用涼衫徽駝作
花下午謁土地廟祠官盥嗽啓神厨木軀紙衣古素
可敬趣命闔之有銅版彫執笏像背銘宗鱗字茶憇
廟官奧山氏遂出邑南插秧方遍而有秧晚稻者歌
辭嘯囉難解還至楊梅原觀納言秀家墓石垣二重
中有櫻樹枝幹甚老傳是當時物秀家謫居五十年
明歷乙未卒時年八十三法謚斯人嘗主大封其累
處窮海宜所不堪而壽考如此或有間中自得者而

然乎又聞承應中有徽人飄至者一白鬚翁問之曰
今有薇國者爲誰對曰松平某又問其家章對曰蝶
翁拍手大笑曰果然三左也徽人旋鄉後語之長官
始知其爲秀家云官舫損敝命加修理

十三日聽滯訟觀浙人高山輝書蒼勁可喜寶曆四年飄至
是日陰涼螻蛄亂嘶

十四日東南風急見石燕千百盤旋層空如撒麻子
辰後閱銃手戒流徒如初賑飢氓米五十五包召橙
立邑正慶輔問西漂顛末筆記其言慶以文政戊子
秋洋中遭颶明年春至麻尼蘭歷廣東抵寧波附搭

浙船還崎陽

十五日曉來風雨晚霽

十六日又雨衙府有古印材石柏一面小篆東壁謹封一面八分龍泉美記並皆朱文刀法極精傳爲北條氏時貢網印記

十七日又雨島人有請書者塗鴉數紙始用遙管古女國印

十八日又雨焚朮驅濕弃紙中偶得實甫漾碧堂引爲之泫然晚晴

十九日早巡視三根觀織戶茶憇高定家戒邑流徒

余校謫籍有士名而薙髮有僧名而蓄髮而女子阿竹者開剝剝青會撮如豆尤爲可笑出邑數里抵西山之神止山下山多稜如摺疊扇其趾曠敞多白田有小壘曰神湊壘頭圭碑屹立即昔年所撰西山卜神居記也砮用神湊自然石向午凍雨驟至入船廠開行厨既霽如垂戶有鹽竈觀蜚人投海捕小鮪其在海際潮頭中宛若硝子瓶裏魚藻俄頃獲百餘枚歸路過崇福寺寺主禮順儀容清秀嫺折旋閱其家乘鎮西娶島婦生子曰爲宗薙髮爲僧島人奉爲君呼曰入道宮有稱大夫者攝行島政永享中入道宮

雲加通使武之金川土司奧山宗鱗鱗因創互市後
 遣兵艦襲殺其子若宮及大夫雲加讐伏乞降弃家
 為寺自号端翁宗的是為順十八世祖觀鎮西遺物
 多係偽造又有秀家國歌寺三菩提乃種也植希武此
 幾邊字畫明潤當時寺主與秀家為莫逆歌意蓋美其
 血嫡相承也西隣為長樂寺明僧宗感苗裔亦畜妻
 孥下哺歸舍

八丈島西山卜神居記

藐南海絕島其鎮曰西山單椒孤豎頂有天池能
 出雲雨山陰小丘曰元乘曰手石二丘之間坦而



饒樹俗以為海神所栖止呼曰神止山文化中島
 人與一建白斬樹伐石墾為麥田歲果增收其民
 以飽天保紀元以來洪飈屢作害及舟楫人咸駭
 曰神失其居故有此變請舉向所闢歸之榛莽牒
 入余謂不然島之險遠漕運難恃每遭闕乏輒開
 口待哺有類輟鮒父老相傳民及五千必有飢者
 今也口僅一萬開墾不加又欲併其既闢者廢之
 不亦謬乎夫災降有數認數為神不可且神以濟
 庶為心吾知其所愛惜在此民而不在此丘也雖
 然神無定居民乃迷瞻仰茲命吏胥源為民等卜

西山佳處。以爲享食所。其樹而不廟者。仍舊貫也。蓋此舉出則獨斷。島人不與。如有神責。殃咎宜在。則身則不敢逃。則遙管此地。恐其或有後言。乃刊貞珉。以告來茲。天保甲午歲四月朔。羽倉則撰。時當

名則後
改用九

二十日天陰。已刻地震。是日獲石榼斗大。土名濱粟。割食絕佳。又得海肥。圍五寸。強玳瑁斑。研紙發光。爲文房要物。下令明晨巡視山東。

二十一日早經三根。上登龍阪。雨來如注。其南山山重沓。泛稱東山。山中盤針不正。意有鐵氣乎。多紫陽

花十餘里。憇谿頭。滿目鳳尾蕉。高六七尺。深翠可愛。未刻抵末吉。觀織戶。邑蠶桑尤盛。出好綢。浴已戒邑。流徒近藤。某亦在徒中。余與其父正齋交深。正齋死十餘年。今見其子於絕島。爲之泫然。是夜天陰蒸熱。徹曉不眠。

二十二日黎明甚雨。霽始發。末吉。晌午抵中鄉。土沃多梯田。入船司山下。義家窓櫺潔靚。闔島所無。戒邑流徒待涼。視炮礮。遂往藍港。是爲島中南垂。港內孤崑挺豎。揭額龍柱二字。來泊者左繫龍柱。右繫西岸。穩貼如陸。又有崑渠。架規可引。然以其在南邊。泊者

綦黠定白文政甲申夏。蠻船一隻卒至。舉口。睥睨久之。去。明歲復至。亦向南颺去。舉頭望青島。古名青島。若有鬼島。若有若亡。眼少瞬。歛復不見。此島天明時火發池中。闔島徙居八丈。適有次。即太夫者。種人墾開。今茲始請納歲租。晚食煤。鰻麗絕大。不美。去獲之林。箐中肚有野鼠。召邑人與總。問南漂巔末。

二十三日辰刻發中鄉。抵檜立。戒邑流徒。沿途多異樹。其桐身椶葉曰蘇。攔椶身蕨葉曰齒。朶高皆丈餘。踈翠可愛。聞邨北里許。湯沸石間。極熱。病者浴。煙有效。畏暑不敢往。下午抵大阪。嶺頭紫石闕立。右眺西

山。左睨小島。放眸佳處也。稍憇。就下路。左壑右壁。炎熇如炙。壁罅處處生硫煙。繚繞面脚。更增一層。喝威。阪西小山。其上砥平。曰橫麻原。又曰城山。傳為鎮八舊墟。未刻還衙。命廢舊碣二。置新碣一於藍江。是日暑規昇至九十一分強。後聞司天臺是日八十八分。差三分強矣。

二十四日細雨如絲。查檢義倉。倉棧板絕高。下通人行。防鼠耗也。鼠之害禾穀。蟻之傷屋室。寔為島中巨患。島稱升量者受三升五合。稱盃量者受二合五勺。段匹以八尺為一策。四策為一段。貢綢初用曲尺四

策寬永中島尹忠松改用鯨尺四策島民始困松後
溺斃洋中。

二十五日絲雨如昨聞島傳龜卜乃召卜者文藏問
其法曰爇老櫻南枝灼螭龜見龜版及其書與對馬
所傳相類然要非古遺法昏定濤聲異常二更風雨
緊至。

二十六日風雨愈暴至昏少弭食芋魁風味絕佳予
以薯蕷甘薯芋魁爲八丈三珍。

二十七日雨小如鍼召三根邨民孫作與米一包作
年九十五耕耘不廢貌如耳順許島幣布不行貿易

相濟有上世風其多壽者宜矣差午南風大作海轟
如雷潮煙濃至乍失庭樹晡後漸霽如前崎望海雪
濤萬疊泡沫飛空如駭鷺然。

二十八日天陰風勢稍微然海怒仍盛先是衙中苦
蠅獐飈一掃始徹紗帳晡晴登弁天山公途蕃薯經
風狼藉遂如新平原待昏試火箭飯舍下令明晨登
西山是日遊海濱者獲椰子及異根而歸根促節節
生硬鬚或云科藤根不知果然否。

二十九日弗旦經新平原左折入陁舉趾漸高五里
許始抵西山有石垣防山牛踏稼又上數町曰蝶都

坪有小憇所。又數里曰日臺。俯視神止山。頭角嶄然。洵爲佳兒孫。日臺而上。峻峭更甚。又數里始抵山巔。巔有大坎。周里許。循坎至西邊。巨崑鵲起。是爲最高處。崑輕脆多縫罅。插杖試之無底。又北從沙蹊入坎內。草樹蒼蔚。有窟有邱。有祠有池。別成一境。此山八成而上。不殖寸莛。而坎內如是。蓋外枯而中潤者也。自池南上。町許出良隅。遂就下路。數里與來路合。抵蝶都坪。開行厨。山饒蝮蛇。途獲數條。醬炙食之。還至楊梅原。觀邑人鬪牛。牛截耳尖。肥澤有力。四角八蹄。奮迅甚壯。詣釋迦堂。有貢女館。陟島貢美女。乃後北

條氏時也。是日晉吉懷描筆遇勝輒貌。然其所得一條。一壑。而如西山全狀。即以海上所描爲真。因謂人在當代。或有名實不副。蓋棺論定。賢不肖判然者。猶海上而觀西山也。下令以明旦巡視小島。是月小建。六月朔庚午。薄霽辰牌陞舟。側帆而馳。小島高亞西山。嶄絕可愛。鎖舟崑間。踐棧而上。凡百餘步。始有民居。東曰打木。西曰烏打。邑無井泉。唯資崑間涓滴。戒二邑流徒。謁邑北鎮西廟。診島記。八郎還自琉球。據有南海諸島。承安三年。爲平家所攻。自刎小島之壺。谿谿今崩。褫難識。然環其地。禁樵蘇。呼曰神山。鎮八

被流猜虐愈甚。壁豎虎政。虺驚善射。少忤其意。輒投洋中。其他材武。手刃殆盡。其不得良死。宜矣。差午旋。艦海上見巨鳥。當舶不蜚。舟人呼曰白弗。又有沙魚。並舟行。棹夫鼓譟始沈。亦不甚駭。

初二日微雨。讀島記。有月令曰。正月二日會舶司家。唱棹歌。五月五日青茅插簷。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八月十五日九月十三日。並皆月下歌舞。二十三日登西山。十一月中酉里社歌舞。十二月十二日藥王祠奏十八番舞曲。除夕驅儺。不必年夜。其他多倣內地。又有島名考曰。八丈之名起於光緒段匹。或云鎮

八據島。當時呼曰八郎島。後訛爲八丈。即魏書所載女王國文獻通攷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人容貌端正。色潔白。髮長委地。又曰食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其事一一相符。又閱今歲黃冊。島口九千而女僅六千。則爲女國無復疑矣。或病八丈之名。然吳江地名有八尺。島稱非俚。方言。三男曰查報。四男曰如歐。七男曰失唛。八男曰捌唛。長女曰闕巴。二女曰笈加。三女曰的哥。四女曰沽思。五女曰第勞。六女曰骨烏。勞潮行冬春之際。或流東南。或流西北。而猥疾如灘。曰烏潮。又曰山潮。又曰黑瀨。

初三日絲雨。子規頻喚。因思子規高翔深居。聞其聲而不見其形。蓋慧禽也。而晚夏。吃髯虫後。頓膩頓癡。徃徃隕命竿頭。先哲鄙肉食人有以。

初四日上午開晴。遣人瘞齒爪於西山碑側。先是洋中遭颶。架炮墮折前齒。所瘞即是。

初五日昇舟下海。北泊神魯。如漆房觀漆絲。黃用蓋草。湴用科樹皮。茶褐用月桂皮。皆三十餘人而成。房前清池一泓。亘漆亘茶。午夜出海濱。架窺天鏡。察由刺奴斯。星名較內地所視較明。

初六日天陰。見蚺蝶雀大翅多翠珠。羅之不獲。晚晴

月在熊竹蘭上。星河橫天。

初七日曦赫殊甚。適得鎮八箭鏃泉。一嚼爽然。下晡散步觀故吏菊池。氏鐵蕉。旁枝百餘。翠矗摩霄。如五層浮圖。島饒鐵蕉。然無如菊氏者。

初八日島事已了。下令以明後日開帆。移研西廊草紀行。湘簾莎席。涼颶輕來。不知身在炎島也。

初九日煮臘乾。與吏胥飲燒酒。臘乾崎人所饋。經梅敗黥。乃漬稻田一夕。脂芳如新。

初十日西南風。清晨艤舟。未刻發衙府。沿途秧田青蔥。間有早粳已吐穗。至神魯。送者數百。下申開操。回

視西山縷雲彌漫。遙望東山及小島三山架橋。蓋雨
微也。須臾殘照倒映。乍爲朱橋。漸變紫橋。黝然而滅。
午夜經伊南波。指三崑。天低若蓋。壓船欲沈。而潮光
燐閃。如爭先驚竄者。

十一日黎明抵三崑。雨至潮行迅疾。東漂房州洋。下
午風轉正東。西颿百餘里。始見大島三原山。旁暮雨
愈緊。御袂猶冷。

十二日風雨如昨。指波浮港。港口濤高。遠望如粉障。
不可得通。乃針豆州。海天霾曠。風候屢變。

十三日寅刻雨止。南風大作。低帆俵相州。僂駛甚箭。

平明過城島。竹樹漂潮。乃知內地水漲。上辰入浦賀。
是日洋中不見隻帆。而港內檣竿蝟簇。差午訪公矩。
移時風雨還勁。暴濤震激。不得還舟。乃宿觀音院。
十四日開霽。早旦還舟。舫司白北風不得發船。陸行
爲便。乃命僉從。改裝就陸。上午自港東傍山入鎌倉。
沿途橋梁多圯。際昏入鎌府。風送稻香。始見螢火。排
燭經琵琶橋。宿雪下邨。

十五日清晨拜鶴岡八幡宮。規制一由古式。廡殿奏
樂。尤覺肅穆。過建長寺。古藍也。本邦以年名爲寺號。
不過此寺及延歷寬永諸刹。而梁武之改元大通取

反語協同泰。是以寺號為年名也。佞佛可笑。觀閻魔堂十王像。威稜如生。鎌府故都多名勝。然無暇細訪。食戶冢驛。申刻宿金川。是日陰涼不減秋梢。駟吏告。十三日風雨。六鄉沮渡。

十六日開霽。早發金川。抵六鄉。適值津開。渡者螳集。泝流可五十步。舟入圃中。芋葉浮水。宛如荷蕒。迂徑出官道。戶戶傾欹。水痕未乾。申刻歸家。明日復命。七月朔庚子。召見黑書院。島事畢。此役六千二百餘里。為日一百有六。而水宿居三一。從行者曰北村充義。卿曰中山善誠一。曰松本信實甫。曰本岐應。曰谷

晉吉曰五豐秋。曰山下豫。曰竹重之。曰岡義肇。曰山為民。曰大內利。而步士以下三十名。不及具載。

大島。周一百二十里。村六。口四千。出海鮮薪柴。

新島。周八十里。村二。口三千。出鱈脯乾魚。

利島。屬新島。周三十里。口三百。出山茶油。

神集。周七十里。村三。口二千。出鱈脯瓊脂乾魚。

三宅。屬三宅。周九十里。村五。口三千。出縣布鱈脯魚子蘭。

三倉。屬三宅。周五十里。口三百。出黃楊香蓆。

八丈。周一百七十里。村五。口九千。出黃紬生絹鱈

脯桑版魚子蘭其他奇植。

小島

屬八丈

周三十里。村二。口六百。出黃紬。鰹脯。

青島

屬八丈

周六十里。口二百。出黃紬。

島產如八丈之芋魁。三倉之百合。新島之蕃薯。薯蕷。洵為名品。然備匱饑之用。不聽出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大島' and '周']

